

今年9月22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发布公告,将2021年3月6日发现的编号为810619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高煜星。公告词为:“高煜(生于1983年),是西安财经大学的教师,她资助了高煜希望小学,并用她的著作版税为大学生设立了高煜奖学金,她被誉为‘最美丽的大学老师’。”

高煜的著作中,最为重要的是近40万字的长篇自传体小说《轻履者行远》,这是她在接受乳腺癌放化疗期间以极大的意志和毅力写就的。高煜的生命定格在32岁。放化疗给高煜带来莫大的痛苦,但她凭借写作来抵御艰难,并从中得到精神上的慰藉,病中的她向世人展现的永远是微笑。在西安财经大学师生的眼里,高煜总是那么地热情开朗,对教学非常投入,有一套独创的英语教学法,深受大家喜爱,获颁西安财经大学“最美教师”“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其实,她是瞒着陪护她的母亲进行写作的,她知道疼爱她的母亲会阻止她,让她好生休息养病。事实上,这是一部未完成稿,按计划尚有五六万字没有写完。高煜去世后,是她的好友在她电脑中找到这部书稿的,她的母亲用一年多的时间才读完,每一个字,每一段,都在泪水中一一浸透,她说她在女儿的文字里重新活了一次。

高煜的母亲决定要用自己的余生为女儿一一实现遗愿,先是在云南偏远山区的陇巴建了一所“高煜希望小学”,而后谋求出版女儿的著作,用所得版税设立“高煜奖学金”,资助西安财经大学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我是今年1月读到刚刚印出的《轻履者行远》的,出版方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还邀请我参加了新书发布会。我读完全书后,感动不已。高煜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从童年写到留学生活,从打工写到在大学教书,当然也写了与癌魔的抗争,其中不乏伤痛与别离,比如高考考出了好成绩,等来的录取通知书却不是自己心心念念的那所学校;比如在英国留学时过第一个中国农历春节,满心欢喜中却得到父亲因车祸离世的噩耗;比如刚收到国外一所大学提供的为期三年的博士全额奖学金的通知,却突然病倒,被确诊为乳腺癌III期。虽然沉重而苦涩,但她笔下的文字却异常轻盈,充满幽默和达观,用她自己的话说:“我的热爱和伤痛与这个缤纷多彩的世界相携相伴。”

正如复旦大学教授、著名文学理论家陈思和为此书作序的标题——“愿高贵、美好的灵魂轻轻地飞翔”,我希望高煜倾尽生命的书写能被更多的人读到,于是,我想牵头为《轻履者行远》举办作品研讨会,还想邀请同身受的乳腺癌患者进行阅读分享。因此,我踏上了前往陕西宝鸡的路途。宝鸡是高煜的故乡,她是从那里走出去的,而她孤独、坚强的母亲则一直生活、工作在宝鸡。我不知道我的愿望能不能实现,但我想那块历史丰土的土壤终将容纳所有的美好。

那天晚上,我和高煜的母亲来到塬上的西府老街,登上高高的观景台,俯瞰整个宝鸡市区,灯火通明。此时,手机铃响,高煜的母亲接了个电话,原来是西安财经大学打来的,告诉她今年的“高煜奖学金”正在评选,高煜教课的外语学院、经济学院,将各评出两名学生。听了候选学生的情况介绍后,高煜的母亲很是满意。她对我说,才过半年,《轻履者行远》已第二次印刷了,她期冀还能加印,这样,“高煜奖学金”的资金就会得到补充,可以拓展到高煜教课的另一所学院了。我说,我们一起努力吧。我抬头看向夜空,星汉灿烂。我想起高煜在书中写到的一句话来:“我留恋这个世界,但是,病魔和命运实在不友好,我也很无奈。那我就做天上的一颗星星,守望着我眷恋的人们。”如今,她的心愿已经达成,那颗高煜星就在我们的头顶上,熠熠闪亮。



音乐的气质来自万物之灵,忧伤是其中醉人心脾的最佳气质。听肖邦的钢琴夜曲,弥漫着梦境、幻想、伤感和无奈,但在灵动和行云流水中的敲击出刻骨铭心,呈现出无处不在的优雅和浪漫,他的作品成就了这样的一种说法“忧伤是最高级的浪漫”。

世上大多数浪漫的背后,或有令人痛心碎的故事。忧郁和浪漫是一对孪生兄弟,浪漫情调的背后一定会索取另外的成本。因为浪漫如同印象派的画风,把虚幻和现实融合在一起,若隐若现、光怪陆离,在万象浮影中借景生情、假物喻人。好的音乐作品是虐心催泪的,总好过一切没有波澜的平静。宁可风情万种之后的失败,也不要因恐惧失败而错过人生。忧郁的气质往往就是从失败的人生中走

音乐与气质

曹国琪

欲罢不能,易让人的情绪陷进去。第一个乐句一开始就直击心灵在中音区重复结尾,随后以高八度的提升把旋律推入高潮,高音在与中音对比中升华与变化,再回到中低音区来回倾诉。游走的灵魂,到处在寻找幸福的下落。闯入黄昏中的花园,落阳余韵,哀怨中忧伤,唯美中优雅。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人们为何要把神秘藏在花园里?或许他们想要有一块纯净的心田,把私密的情感轻轻地放在那里安抚,不受干扰,没有对错。好的音乐既愉悦,又忧郁,兼顾了两者的情绪,在宣泄中自怜、在倾诉中叙事。

以前做棋手时经常被人问:“你们比赛时,能提前算出多少步?”当得知棋手计算的棋步数量可以达到两位数甚至更多时,接下来听到的一句话往往是:“太厉害了,棋手记性就是好!”闻言,很多时候我都需要解释棋局上的计算能力与棋手的记忆力并非一码事,然后再颇有几分尴尬地将自己作为反面案例进行佐证,证明棋手在棋局上的记忆力表现与人们常说的好记性不在相同轨道上。

当然,更多时候自己没有机会澄清或者大家都是初次见面,我也只能以浅浅的微笑礼貌点头,暂且“贪污”几句名不副实的表扬,反正被人称记忆力好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听过之后别当真就好。

老实讲,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因为记性不佳发生过不少窘事,有时所犯错误之低级能把自己都气恼得苦笑不已。前段时间,还曾出现过对自己一局棋的绝妙思路拍案叫绝,正由衷称赞并询问是哪位棋手佳作的时候迎来别人不解目光。为什么我称赞的时候令人疑惑呢?原来下出精彩棋局的棋手不是别人,正是赞美者本身。哪有人会对自己下过的棋局

像第一次见到那样赞不绝口的?关键还是还称赞得那么真诚,当然旁边的人会感到匪夷所思!要知道,创造出精彩对局对于一名棋手而言是一生荣耀,谁会像我这样轻飘飘将其扔到爪哇国了。

平时发生在自己身上记性欠佳最为频繁的状况就是不认人、不记路,往往见

对面款走过来一张半熟脸儿跟你热情寒暄,自己也会条件反射礼貌回应,但心里却怎样都想不起来对方姓甚名谁。再不,就是到过一个地方好几次,却总是说不清楚应该在哪个路口拐弯、门牌号几何。好在,现在自己早已退出一线棋手行列,把自己的棋谱记串了也算不得什么“工作故障”,身边也有熟悉了解我“特长”的朋友,能够看到我跟人交谈长时间面露礼貌微笑时就来补台救场,AI导航也解决了我的迷路之忧。

说老实话,自己一直没有把记性到底好不好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美其名曰自己的强项在逻辑推理,并且忘性大有利于减轻大脑消耗,可以将有限的时间精力

用在重要的事情上。有时会觉得,可能是因为从很小的年龄开始下棋,参与到“智力体操”训练的缘故吧,棋局世界有一句话叫作“千古无重局”,棋局复杂性让我明白只能在理解的基础上应用,否则死记硬背那些棋谱也是

白费功夫。不知道是后来专心下棋的年头儿

太长,还是以抓重点、合逻辑的路径去处理问题养成了习惯,但凡面对那些不能激发心底特别关注的事情,反正自己表现出来的记忆力水平大概是低于人类平均水平。

久而久之,自己反而学会了一套为自己在此领域表现欠佳来开脱的理论。例如,硬性记忆是被动的,关键要理解;比如,脑子的容量是有限的,往里面装太多东西后当然会忘;甚至,我能找出一些比自己记忆力水平更差的例子来自我安慰……总之,给自己记忆力水准不高找出各种开脱的理由,而从来没有试过去下点功夫努力提高。

记忆力强是一种优势,特别是在学习工作和人际交往方面。

随着人生阅历的不断积累,越发感觉到记忆力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抛开快速牢固获取知识信息不说,在人际交往方面,好记性基本与高情商画等号。例如,当我们能记住同事或他们家庭主要成员生日时,一声小小的问候就可以验证记忆力所产生的神奇化学功效。曾看过不少伟人名士的人物传记,留在脑海里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总理的人格魅力。总理能记住每一个他接触过人的姓名,其中的奥秘并非周总理比别人记忆力强多少,而是因为他老人家平时特意下了很多功夫。记住别人的名字和面孔,是个人风度和修养的体现。

有时自己也想不通,明明让外人都觉得挺聪明的一个人,为啥就不能让自己的记性变得强一些呢?很羡慕生活中自己身边就有人拥有过目不忘的本领,看人家背诗文佳作和英语单词,自己只剩下羡慕和眼馋的份儿了。那些记忆力大神的能力是怎么练就出来的?有时我甚至怀疑记忆力不佳是不是由于儿时生病发闹的。

不能再给自己找理由了,看到自身哪里水平差就多练习,即便达不到记忆大师的水准,多少能提高一些也行。

棋手的记性

谢军

上。从小区门口的政悦路上,从小区门口的政悦路是新江湾城的生态大道,大道两旁栽种了各种郁郁葱葱的树木,春天开樱花,初夏开玉兰花、桃花等,一茬

疗养院工作,到了秋桂盛开的季节,全院医护人员和疗养员们都会聚集在布满院区的桂花树下,铺上报纸,三五成群地摇着树上的桂花,那花儿缤纷散落在报纸上,越堆越多,一会儿就是厚



花海觅竹(中国画) 沈舜安

无论是公园,还是街道两旁;无论是新小区还是老小区,乃至有院子的机构,只要有绿植空间的地方都栽上了桂花树,走在路上会突然闻到那温馨的桂香,坐在家里,屋前屋后的桂花香随着风飘了进来,在秋日的阳光里,喝着咖啡、品着香茗,听着音乐、看着手机、读着书,那清悠的香味舒心得让人难以名状。



当熟悉的香在城市蔓延

杨庆红

桂花一片片的花海,甚是好看。秋季的桂花树在众多的树木中并不耀眼,闻着香一抬头便会发现隔几株树木便是桂花树,殷行路成了赏桂花的网红打卡点,金桂、银桂和丹桂伴着3公里长的绿色步道,那成串的桂花丰满得让你惊呼、欣喜、舒坦,禁不住驻足深深吸闻着。我们推着老母亲慢行在生态大道上,一边赏桂,一边闻香;一边惊异地指给母亲看,这是金桂,那是银桂,这株丹桂橘红色多么美艳啊;又一边回忆起年轻时我在杭州海军

厚的一层,我们手舞足蹈地欢叫着,那乐不可支的欢乐劲儿别提多自然无拘了。我们把大药瓶洗净,一层棉白糖、一层桂花地腌制起来,成了科室里大伙儿的绝佳茶饮,下午学习或晚上值夜班时泡上一杯,那甜香温馨的提神劲儿永远留在了嗅觉里,回味恒久。

金秋的上海也成了满城飘着桂花香的城市。桂花开放的时间很短,前后只有7—10天,但无论你走到哪里,那与人相随的花香总在与你相遇。我留意着

中叹道:“弹压西风擅众芳,十分秋色为君忙。一枝淡贮窗下,人与花心各自香。”这是穿越时空的情景交融,又何尝不是我们现代生活的美妙体验和享受呢?

七夕会

我们这几个老邻居,约了小半年,终于成行!六点刚过,人已经像小学生秋游似的,在葑门横街的街口集齐了。“走,今朝让大家见识见识,啥叫真正的活生生!”熟门熟路的老沈胳膊一挥,不像去买菜,倒像将军指挥千军万马——只不过我们这群“兵”,手里拎的不是枪,是五颜六色的环保袋。他话音还没落地,整条街的声色与香气就“轰”地一下将我们裹了个严严实实。

生煎包在铁锅里滋滋唱戏,焦香混着肉香,不讲道理地往鼻子里钻;糕团店的蒸笼一揭,白茫茫的蒸汽“哗”地糊了一脸,糯米的暖香和豆沙的甜,把人裹得透不过气;水产摊的鱼虾活蹦乱跳,水花溅起来,在晨光里闪得人眼花——那哪是水珠,分明是它们亮晶晶的眸子。“喔唷,这个味道,几十年没碰头了!”李阿姨深深吸一口空气中飘散的桂花香,眼睛幸福地眯成一条缝,依旧是一口改不掉的苏州乡音,“这才是我血脉里的家乡味道!”

昨夜一场

秋雨,青石板路湿漉漉地反着光。摊主们像布置展览一样,把最新鲜的时令一样样摆开:鸡毛菜碧绿生青,带着露水;茭白嫩得像能掐出水来;太湖莼菜在盆里慢悠悠伸着圆圆的叶片。藕还沾着不肯离手的塘泥,菱角紫得发亮,茨菰们整整齐齐码成小山。拐角处,塑

把“苏州味道”带回家

金洪远

料盆里的红菱突然跳进眼里,红艳艳、水灵灵,一个个翘着角,俏皮得很。我“哎呀”一声蹲下去看,老张在后面笑:“上海菜场又不是没有,做啥这么激动?”我白他一眼:“侬不懂,上海的红菱是上海的红菱,苏州的红菱是苏州的红菱——现在上海根本寻不到这样新鲜的!”

就在这片热闹深处,我一眼看见了那对老夫妻——他们站在“水八仙”摊前,那份从容,仿佛给周遭的忙乱按了静音键。老先生戴浅灰色呢帽,架金丝边眼镜,正弯腰像鉴宝专家一样端详每一颗茨菰:

“侬看,这个茨菰多饱满。”他用上海话对夫人说,声音软糯得像在念情诗,“回去烧肉,最是酥糯”。一聊才晓得,沈老伯夫妇本是苏州人,年轻时工作调去上海,一住四十年。他们说,这每月一次的“返乡运菜”行动,已经坚持了十二年,比很多年轻人的婚龄还长。清晨坐最早那班“运菜专列”来,中午时分再慢悠悠回去。“我们买的,不是菜。”带着苏州口音的沈太太轻声说,“是声音,是味道,是心中的故乡。”他们的采购清单很精致:两斤茨菰、三斤茭白、现剥的鸡头米,还有一包采芝斋的松子糖和麻饼。每样都不算多,但每样都是记忆深处的苏州坐标。

我们这群老邻居互相看了一下也加入了“扫货大军”:老张买了刚出摊的粢毛团,说要让上海的老伴“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糯”;李阿姨称了两斤鸡头米,说要煮糖水收买孙女的胃;我则挑了最新鲜的茨菰和茭白,准备晚上搞一桌“苏州味道复兴计划”……

美食